



驼云山擒敌

TUOYUNSHANQINDI

张永昌

## 内 容 提 要

边塞草原的秋天，雄伟的白云山中，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故事从国内外间谍特务窃取石油勘探资料和我边防军事设施情报开始，穿插了犯罪分子进行的黄金与文物的走私活动，反映了我边防军民高度的责任心、警惕性，反映了草原新一代和老一代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惜牺牲一切保卫边疆的崇高思想境界。作者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揭示了深刻的主题。故事生动曲折，情节惊险紧张，人物栩栩如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

1247.5  
1086

I247.5  
1086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驼云山的绿光.....    | ( 1 )   |
| 第二章  | 山林之夜.....      | ( 16 )  |
| 第三章  | 绿色的吉普车.....    | ( 35 )  |
| 第四章  | 哨所枪声.....      | ( 43 )  |
| 第五章  | 深山采药人.....     | ( 50 )  |
| 第六章  | 在伊格吉的蒙古包里..... | ( 57 )  |
| 第七章  | 塔娜失马.....      | ( 71 )  |
| 第八章  | 秋夜的篝火旁.....    | ( 85 )  |
| 第九章  | 飞向“那达慕”的心..... | ( 102 ) |
| 第十章  | 暴风雨的夜晚.....    | ( 110 ) |
| 第十一章 | 烟熏色的骆驼.....    | ( 127 ) |
| 第十二章 | 楼梯下的眼睛.....    | ( 136 ) |
| 第十三章 | 夜里发生的事情.....   | ( 148 ) |
| 第十四章 | 杂草般的线头.....    | ( 156 ) |
| 第十五章 | 林林没有回来.....    | ( 167 ) |
| 第十六章 | 塔娜被推下了悬崖.....  | ( 181 ) |
| 第十七章 | 沙漠追踪.....      | ( 195 ) |
| 第十八章 | 驼云山擒敌.....     | ( 203 ) |



B 101977

## 第 一 章

### 驼云山的绿光

秋天，边疆的森林是墨绿的、淡紫的、鹅黄的。银白色的桦树，裂裂疤疤的青松，披头散发的歪把子柳，生长在一起，小草、野花在它们脚下歌唱着、打闹着……从古到今，山林之夜不知有过多少神秘的故事。驼云山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切，它会慢慢地把这些都告诉你。

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猎狗奈斯嘎嘴擦着地皮，卷曲着尾巴，顺着林荫小道一路奔跑。它长着一身红毛，象风卷起的红土、霜染过的秋草，要不是奔跑，你很难看出它是一条狗。

它的小主人齐达尔图，穿一件天蓝色的蒙古袍子，扎一条金红色的绸布腰带，登着牛皮小香靴<sup>①</sup>，也是一溜小跑。他挎着桃木柄的小猎枪，脸是紫铜色的，因为沁着滢滢热汗，显得发亮，剑眉稍翘，一双鹰似的圆眼睛闪着亮光。

---

<sup>①</sup>蒙古靴里有光面皮马靴和有小方格面的香牛皮靴。

“奈斯嘎，这边走，别乱跑……”

“齐——达——尔——图……”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飞过林梢从后边传来。齐达尔图一听就知道是妹妹的声音，他一想，坏了，这又要缠呀。本来昨天就该走，因为给勘探队的叔叔们当向导没顾上。今天上午想走，塔娜在家学习，怕她缠，没敢张罗。下午她出去了，这才赶忙走出来。谁想，刚离开家她就追上了：唉，又走不成了。

“哥哥——”随着树枝草叶的摆动，一个秀丽的小姑娘喘息着，喊着哥哥奔跑过来了。没留神，让树墩一绊，几乎摔倒。齐达尔图一步跨过去，把妹妹扶起：“多危险，走路不小心！”

“哥哥，我在井上饮羊羔，望见奈斯嘎在树林里奔跑……”她擦着额头上的热汗喘息着说：“哥哥，领我去吧，我跟你打猎，到打草场上打草，我可想去看看驼云山上的绿光和紫冠哪……”

“塔娜，那是哥哥编的，哪有什么绿光紫冠……”

“不，你骗我，驼云山可好看哪！春霞姐也说过，彩云象骆驼，石头也象骆驼。山里有金子河、银子矿，还有马群样的鸟群，羊羔样的菊花，蒙古包样的蘑菇圈……”

“塔娜，你先回，等哥哥打完草再领你去。学校快开学了，再说你走了奶奶也不放心。回去吧，

啊？

“不，领我去吧，奶奶让我走，说是早点回来就行。”

“奶奶也是让你缠的，快别缠啦……”

“哥哥，阿爸不是跟你说过吗，马子要肥必须到山里吃草，雏鹰要飞经常要到天上练翅，你就让我练练翅吧，哥哥……”

“真能缠。”齐达尔图有些为难了，不领她去吧，实在难缠；领她走吧，山高路远。原来想自己先去“故事爷爷”那里报个名，打两天猎，然后就去打草场上打草了。她跟上碍手碍脚的，为她操心不说，一旦回来晚了，奶奶又要找，怎么办呢？

“塔娜，我求求你，你别去了，哥哥给你抓只小獐子回来，路很远，你小，走不动。”塔娜根本不听，她要是下了决心跟着走，再劝也是白费力，她最能缠了。

“不！我跟你去，”你看怎么样？她的理由可多哪：“不怕远，我能走得动，你打猎，我盯坡<sup>①</sup>。”因为有一次齐达尔图进山回来，枪头上挑着兽皮，帽子里装着鸟蛋，裤带上别着野禽，他边走边说：“今天要是有个盯坡的，那只火红的狐狸就跑不了啦。”这

<sup>①</sup>“盯坡”是打猎者的专用词，射手藏起来“盯坡”者物周旋，有的叫“前坡赶，后坡等”。

就让塔娜记住了，非要给他当“盯坡”的不可。齐达尔图被缠得没办法了，只好让她跟着走，但是，他一再叮咛她，走不动可不行。

塔娜一听说要领她走，高兴地跳了起来：“哥哥好，好哥哥，我走得动！”奈斯嘎好象也为她高兴似的连跑带跳。

齐达尔图领着妹妹和猎狗又上了路。人和狗并排走着，脚下的“蛇狮子”、“沙和尚”东跑西窜，草丛里的蚱蜢、蚰蚰儿、蝈蝈不停地叫。半山坡上，开满了金菊、湖兰菊和火烧菊，不知名的小花挤满了牧羊小道。

塔娜也弄不清翻了几道什么山，只见一条曲曲的小河横在面前。因为天气很热，奈斯嘎第一个跑下去，伸着脖子“哒啦，哒啦”地舔起水来。齐达尔图跟妹妹蹲下来，畅畅快地洗了个脸，然后他脱掉靴子，背起妹妹，淌了过去。大雁和灰鹤都来水边游玩，金雕和紫雕都在头顶上盘旋，投在地上的影子，象两块青石头，从山沟这边的坡上掷到山沟那边。秋风在山上奔跑着。

塔娜第一次走进驼云山，感到什么都很新鲜。碰上一块好看的石头，捡起来装在兜兜里；见着一朵美丽的鲜花，摘下来戴在头顶上——金盏盏，山丹丹，灯碗碗、盆兰兰，不一会插了满满一头，真象个“花冠

仙子”了。

“塔娜，快走！”哥哥看她着迷了，一个劲地催促她，她不但不快走，还不停地喊：“哥哥，快看呀，你看树上的鹰巢，多高啊！小鹰不怕掉下来摔死吗？”

一会又叫：“哥哥，快看马桩子……”

“唉哟，哥哥，快看那棵树，长得象个老头，还有手，领着小孙孙。”老榆树前有一株茂盛的小树，塔娜立刻联想到它是老树的孙子。

“啊呀，你快走吧！”齐达尔图走走等等，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气冲冲地走过去拉着妹妹说：“让你回去你不回，跟着走又不快走，一会儿喊一声，什么时候能走到呢？”塔娜的高兴劲儿一下子被扫掉了，她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往前走着。奈斯嘎看见哥哥和妹妹“崩”啦，一会儿跑到齐达尔图前面摇摇尾巴，一会又到塔娜身侧舔舔她的手背，虽然不会说话，可它懂得给这兄妹之间打破沉闷，做一些无声的调解。

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塔娜偷偷地望了望哥哥的脸，齐达尔图觉得对妹妹过于冷漠了，伸出手来摸着妹妹的头问道：

“累吗？”

“不累。”

“累了歇一会吧，还远哪。”

塔娜好象忘了似的问哥哥：“到哪儿去？”



“驼云山，你忘啦。”

“驼云山？这不就叫驼云山吗？”

齐达尔图为了吸引妹妹的注意力，象一个讲故事的老头似的慢条斯理地说：“驼云山大着哪，东边有驼头岩，西边有驼鞍峰，大驼下来有小驼，大大小小一大群。这群驼可不同于别的驼，它们是祖国的金骆驼和银骆驼，它们都是铜筋、铁骨、金肠子，肚子里还有‘黑水水……’”

“黑水水？什么黑水水？”

“这是一种神奇的黑水水，它能让飞机飞，能让汽车跑，能让机器转，能叫大灯亮……”

“电——不，石油，石油！”聪明的小塔娜一下就猜到了，立刻又变得活跃起来：

“我看见了，你昨天领的就是探石油的叔叔们，我们这里要出油田了……”

“现在还不能随便说，宝书记说已经有人注意上了，让我们警惕。”

兄妹俩边走边唠，齐达尔图告诉妹妹，驼头岩不远了，那里有个“故事爷爷”。塔娜一听更高兴了，马上跑了起来，齐达尔图和奈斯嘎也跟着跑了起来，晶莹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兄妹俩都喘着气。

翻过两座大山，望见一座奇特的高峰，哥哥说：“这就是驼头岩。”

“是呀，是呀！你看大驼头！”

驼背不是古铜色的，而是深绿的，驼肚下不是四只粗壮的腿，而是一条发光闪亮的河。哥哥告诉她：驼头上是辉石、长石、石英石凝结成的岩峰，因为有萤花石，在阳光绿树的映衬下泛着翡翠般美丽的光彩。

“多好看啊。怪不得奶奶说它是一群美丽的大骆驼！”

“哥哥，你看蒙古包，百兴！”<sup>①</sup>塔娜看到山脚下雪白的蒙古包和褐色的石头房子。

没出窝的燕子不知天外还有天，没出过远门的塔娜只以为自己的浩特<sup>②</sup>是最美好的家园。看啊，那些深绿的大树，红透的山花，飞跑的泉溪，低飞的山鹰，静卧的云驼，奔跑的野马，组成了更加美丽的画面，这是边塞草原独具特色、令人神往的奇景。

跨过小河，走近房舍时，齐达尔图才告诉妹妹，这是一个冬营地，边防前线的武装放牧点。平时这里就住着两个民兵，一个老人。民兵是一个武装放牧，一个巡逻放哨，龙嘎爷爷搞堵卡<sup>③</sup>到这里安家六年

---

① “百兴”也称“坂申”是土坯房子。

② “浩特”，村落之意，也叫“浩特乌素”。

③ “堵卡”，也叫“卡口子”查盘过往行人，检查护照、“边防居民证”。

了。

老爷爷今年已经六十六岁，旧社会是个说书艺人，走南闯北，性格开朗，说起话来非常风趣。老人装了满肚子的有趣的故事，因此，人们都称他“故事爷爷”。

塔娜一听说这就是“故事爷爷”的住宅，立刻停住了脚步。

这时的奈斯嘎也变得老实了，紧贴着齐达尔图的大腿一步不离，它怕同类们袭击它。

齐达尔图拉着妹妹，领着奈斯嘎，蹬完一排自然石阶，直接去推龙嘎爷爷的门。开始他没注意，推了几下推不开，抬头一看，锁着呢！

“咦！人呢？”

烟筒里冒着淡淡的青烟，说明人刚走。到哪儿去了呢？齐达尔图首先想到的是参加劳动去了。因为草原的秋天，是牧民们最繁忙的季节：大小畜配种；修棚搭圈，准备牲畜回山过冬；打草备料，预备抗灾保畜；剪羊毛，搬房子；选择出售肥牛、壮马、满膘羊，支援城市工矿，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此之外，边疆牧人还有一件比内地人更特殊的任务——守卫祖国的门户，为社会主义祖国站岗放哨。无论盛暑、严冬，他们都不离开自己的岗位，高山上站岗，峡谷里堵卡，边防线上巡逻。有时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一连几天几夜不能下岗，饿了吃炒米，喝了吞雪，象草原上的鹰一样，栖息在高山之巅，时时刻刻守卫着边疆的山山水水。因为草原不同于内地，这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小孩子顶大人，一人顶两人，白天放牧，黑夜守羊，一到秋天，都是黎明起床，星夜吃饭，早晨和中午只有炒米泡茶过日子，接羔的季节经常连轴转。

齐达尔图呆呆地站了半天，想着如何去找龙嘎爷爷。要是找不到可就太扫兴了，齐达尔图很多天没有见到老爷爷了，他非常相念他，老爷爷是他和同伴们最崇敬的人。

论年龄，他刚过了花甲之年，可是他早已是满顶白发了，这大概跟他的经历有关。旧社会他受尽了欺凌、压榨，吃尽了苦头，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他是个带“罪”字的奴隶<sup>①</sup>，自己还骂过王爷。那时候的王爷是不能骂的，骂了要杀头的，可他骂了，头还长着；官兵太可恶，他也打过官兵；监狱是最黑暗的，他也蹲过大狱，受过酷刑……，要不是共产党救了他，他的命再长也不顶了。

“故事爷爷”还有很多本领，能变猴子，会学鸟叫，打一手好枪，射一手好箭，拉一手好琴，能说朝

---

<sup>①</sup>带“罪”字是最苦的一种奴隶，祖宗有“罪”，后代遭殃。

鲜话、日本话、俄国话，会唱很多的古老民歌，谁家办婚事都请他去念婚礼歌。他到哪里，哪里就象一团火。喝酒的时候，他总是端着镶银的桦根木碗首先唱起“敬酒歌”来，跟大家开怀畅饮。一碗酒下肚，他脸红了，话多了，民歌一个接一个的唱，鄂尔多斯的，呼伦贝尔的，日本的和朝鲜的。奈斯嘎原来是他驯养出的猎狗，因为齐达尔图和他对过歌，他一高兴，就把他的狗给了齐达尔图。老人喝酒多了，当场夸起他的“奈斯嘎——飞犬”来了：“……说起我的——奈斯嘎。我告诉你们——它——救过我的命，这是真的。”吱溜又喝下半碗，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讲起他早就给孩子们讲过的故事。

“……真的。它救过我的命。那是个春天，打鹿茸的时候，我打鹿，奈斯嘎给我盯坡。那天林子里有点烟雾，我因为跟踪着一头漂亮的红毛鹿，一看见那鹿头上的大五叉茸角就高兴得什么也不顾了。

“我只顾往前走，不料后边跟来一只傻大熊，这是只发青的公熊，最可怕了。我没有发现，可是我的奈斯嘎看见了，它在我危急时，象飞一样地奔过来替我打横炮。我看它急着奔跑过来，一转身吓了一跳，那公熊要搂着我了——哈哈！我看它要往倒扑我，我‘当’的一声杀了个‘回马枪’。咳咳，人忙无智，打偏了，把左耳朵给打穿了，那家伙‘嗷’的一声怪叫，

冲上来，一巴掌把我的猎枪给打掉了，把我给撞倒了。正要往死压我，我的宝贝儿上来了，一口咬住熊蛋，把那家伙咬得惨叫一声，放开我了，当它转过去追我的奈斯嘎时，给了我拾枪的好机会，我看着它要在我的宝贝儿身上下毒手时，就端起枪来，‘当’的一声。

“这个家伙上西天了。我看熊死了，抱住我的奈斯嘎亲了又亲。齐达尔图是个好孩子，后来我就把这个狗给他了。我还驯着两条狗，这是乌珠穆沁长腿狗，以后谁对上我的歌儿我就给他一条。阿莫日赛努……<sup>①</sup>”说罢又唱起来了。

“故事爷爷”很有智慧，在他的堵卡点上“卡堵”了好几起潜逃案。因此，人们称他的堵卡点是“铁闸门儿”。

他当过模范，进过北京。参加过少数民族参观团，跟毛主席一块照过像，和周总理一起吃过饭，跟朱总司令握过手。

老人家非常喜欢孩子，小屋里经常有孩子跟他过夜，他知道古代、现代，中国和外国许多传奇式的英雄故事。他还讲民族的历史和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孩子们都听得入神、着迷，人人都说龙嘎爷爷的哨卡热烘烘，无论他搬到哪里，一群小鸽子很快就会飞到他的“窝巢”里。

---

<sup>①</sup>祝福之意。

有一天晚上他刚到塔夏落了户，外面很黑，还下着小雨。他抽了几袋烟，独自躺下来闭目养神，不一会就听见了噤里喀啦的脚步声和噤噤喳喳的说话声：

“嗯，来啦……”

“睡啦？”齐达尔图和几个小朋友从门上的钥匙孔里瞧见老人躺下了。桑洁不小心碰响了门，一看门虚掩着，齐达尔图轻轻地推开门，给大伙招了招手，一个跟着一个，低着头，猫着腰，象一串有人牵着的小骆驼。走到他身边，齐达尔图悄悄地扒在枕头上一瞅：“哎，没睡，还睁着眼哪……”

“咪唔，吱！”老爷爷故意翻起红眼皮，伸出舌头逗他们。他们也都学起老爷爷来，都用手扒着眼皮儿，伸着舌头学起了猫叫。

“小咪咪，别叫了，锅里有狍子肉，快上炕吃呀。”大孩子自己上去了，小一点的齐达尔图把他们扶上去，自己最后上去，坐在龙嘎爷爷的身边。老人给讲起了狍子的故事，孩子们一边吃着，一边注意听讲，小房里咯咯地笑着……

“哥哥，快去找故事爷爷吧！”塔娜的催促使齐达尔图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中来。

山风吹来，小草波动，蚱蜢跳跃，天上的流云象马儿飞跑着，阴影好象大被子似的，在草原上铺下来又卷过去。齐达尔图领着妹妹和猎狗，汗湿淋淋的翻

山越岭，去寻找故事爷爷。塔娜走不动了，脚上象拴了块石头：“歇一会儿吧！”

齐达尔图的话音刚落，塔娜扑通一声就坐下了。

奈斯嘎看来一点也不累，它刚蹲下又起来嗅寻。齐达尔图警觉地注意着奈斯嘎的行动。

“回家吧哥哥，我不想走了。”

“不行，一定要找到故事爷爷，说不定有了情况……”

“汪，汪汪……”

奈斯嘎突然狂吠起来。齐达尔图警觉地，朝狗叫的方向看去，突然叫道：“有人！”

塔娜一听说有人，吓了一跳，心里象小山羊跳墙头——蹦蹦直跳。

“走，过去看是什么人。”齐达尔图说着拉起妹妹就跑，塔娜被拉得两脚几乎不沾地皮。齐达尔图边跑边往猎枪里装子弹，两只鹰似的圆眼睛还在两边的林子里扫视着。

奈斯嘎没有象齐达尔图那样奔跑，它机警地在草丛里、树林中嗅嗅寻寻，望望听听。它朝前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从它的眼神里看出，它“侦察”到了敌情。它双耳直竖，红毛蓬松，“噌、噌”地跳过两道浅沟，正欲跳上草坪，前面“唰！”地一声，跳起一只苍黄色的公狼。它这一起一窜，撞得白桦树唰唰作



响。

狼跑，狗追，你躲它闪，草丛里一闯一道草巷胡同。狼绕大树，狗切小径，奔跑了一阵，由于天热，狼和狗都伸出了舌头。

塔娜从来没见过这样紧张的局面，不知是害怕还是激动，拉着哥哥往前走，走几步又揪住哥哥往后拉，当狗和狼兜圈子擦过她的近侧时，她又害怕地喊叫起来。齐达尔图始终圆睁着双眼，紧握猎枪等待机会。因为猎狗和狼的距离太近，加上那样奔跑的速度，轻易放枪会伤着奈斯嘎。

追着追着，只见奈斯嘎几个箭步追上了公狼。公狼来了个“套马”回头，把奈斯嘎甩下好远，正好给齐达尔图造成了放枪的机会。

齐达尔图一看机会来了，立即向前奔跑几步，没等老公狼跑出射程，举起猎枪“当”的一声，公狼立刻朝前冲倒，连翻两个跟头“扑通”一声跌倒了。奈斯嘎转回头来，听到枪声，看到公狼跌倒了，嗖嗖几下奔跑过去，一口咬住公狼的喉咙摔挞起来，直到公狼一动不动了，才慢慢放开。

齐达尔图走上前去踢了一脚，看它已经死了。塔娜明知死了，也不敢到跟前看看去，特别是那股污臭的血腥味，呛得人恶心想吐，塔娜只看了一眼，就捂着脸跑开了。